

毛詩正義

冊二

卷之三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一 (二之四)

(四)

毛詩國風

鄭氏箋

孔穎達疏

草蟲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蟲直忠反本或作虫非也虫音許鬼反草
疏草

三章章七句至自防○正義曰作草蟲詩者言大夫妻能以禮自防
疏草

也經言在室則夫唱乃隨既嫁則憂不當其禮皆是○以禮自防之事
疏草

趨趨阜螽興也要要聲也草蟲常羊也趨趨躍也阜螽蟠也卿大夫之妻待禮
疏草

以禮相求呼○要於遙反趨託歷反阜音婦螽音煩種章勇反
疏草

子也禮相求呼○要於遙反趨託歷反阜音婦螽音煩種章勇反
疏草

情○仲在塗而憂憂不當君子無以寧父母故心衝衝然未見君子者謂在塗時也
疏草

當丁浪反下同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謂止辭也
疏草

也始者憂於不當今君子待己以禮庶自此可以寧父母故
疏草

然鳴而相呼者草蟲趨趨然躍而從之者阜螽也以與以禮求女者大夫之妻
疏草

必待大夫呼己而後從之與俱去也既已隨從君子行嫁在塗未見君子之時
疏草

見君子與之同牢而食亦既遇君子與之臥息於寢知其待己以禮庶可以安
疏草

璣曰常羊也陸機云小大長短如蝗也奇音青色好人在茅草中釋蟲又云阜螽
疏草

攀李巡曰蝗子也陸機云今人謂蝗子為螽子充州人謂之螽許慎云蝗螽也
疏草

毛詩注疏 一之四 國風 召南 中華書局聚

蔡邕云蟲蝗也明一物定本云阜蟲蟻依爾雅云則俗本云蟻蟲者衍字也○
箋草蟲至求呼也○正義曰言異種同類者以爾雅別文而釋故知異種今聞聲
而相呼也故知同類也○正義曰嘉善之類大仲故聞其聲跳躍而相從猶男女嘉時以禮
相求呼也嘉時者謂嘉善之時○鄭春之月也○此善時相呼不爲草蟲
而記時也○出車箋云草蟲鳴晚秋之時○傳婦人至之義○正義曰婦人雖適
人若不當夫氏爲夫所出還來歸宗謂被出也○箋未見至塗○正義曰婦人雖適
者以上文說待禮而行隨從君子則已去父母之室矣○下章亦見止謂同牢
而食則已至夫家矣○此未見之故○父知母在塗時也○此章首見止謂同牢
事故下采薇采薇皆爲在塗所見○父則在已見矣○今在塗言未見者謂不見君
明矣○案昏義云壻親受之於父母則文在已見矣○今在塗言未見者謂不見君
子接待之禮而心憂非謂未見其面而已○箋憂不至之情○正義曰知憂不
當君子者以未見而心憂既見即心下故知憂不當君子也○又知憂無以寧父
母者此大爲之妻能以禮自防者也○必不當君子親愛斯干曰無父母貽曜明之
母以見棄爲憂己緣父母之心憂不當君子親愛斯干曰無父母貽曜明之
義曰知既見謂同牢而食者以文在既觀於族親之情也○箋既見至化生○正
于與入親脫同牢之饌三飯卒食乃御衽席於奧媵衽席在東皆有枕北趾
主人與入親脫同牢之饌三飯卒食乃御衽席於奧媵衽席在東皆有枕北趾
爲禮即見非直空見也○故知據同牢而食亦與夫爲禮也○言既觀謂已昏者謂
已經一昏得君子遇接之故也○所以既見觀竝言乃云我心即觀者以昏者謂
初見君子待己顏色之和己雖少慰君子之心尙未可知○心至下於既遇情親知
子之於己厚庶幾從此以往稍得夫意其可以寧父母故知心至下於既遇情親知
言之謂之遇者男女精氣相觀遇故引易以明之所引者下繫文也○彼注云
觀合也男女以陰陽合其精氣以觀爲合此云遇者言精氣亦是相遇也○
彼南山言采其蕨○南山周南山也○蕨蠶也○箋云言我也○我采者在塗而見采蠶
采者得其所欲得猶己今之行者也○我采者在塗而見采蠶

月反草木疏云周秦曰蕨齊魯曰鼈鼈卑滅疏升陟彼南山之上云毛以為言有人

反本又作驚俗云其初生似鼈脚故名焉疏陟彼南山之上云毛以為言有人

葉然此采驚者欲得此驚以與己在塗路之上欲得驚於夫家然我今歸嫁亦欲

得夫待己以禮也己嫁之欲禮似在塗路之上欲得驚於夫家然我今歸嫁亦欲

采驚為異耳毛以秋冬為正昏不得有在塗路之上欲得驚於夫家然我今歸嫁亦欲

○正義曰序云大夫妻能以禮自防在羔羊之致前則朝廷之妻大夫不越境

迎女婦人自所見明在周也故云周南山知非召地者周總百里雖召地亦屬

周不分別采地之周召也故云周南山知非召地者周總百里雖召地亦屬

食○箋言我至采驚○正義曰此婦人歸嫁必不自采驚之時故也未見君子

見之因興知者以大夫之妻待禮而嫁明及仲春采蕨之時故也未見君子

憂心惓惓惓惓憂也○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說服也○說陟彼南山

言采其薇薇菜也○薇音疏蔓生其味亦如小豆藿可作羹亦可生食今官園

種之以供宗廟祭未見君子我心傷悲維父母之思已傷悲○離力智反

草蟲三章章七句

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共祭祀矣女子十年不出

執麻桌治絲繭織紵組紃學女事以共衣服觀於祭祀納酒漿蘩豆菹醢禮相

助奠十有五而笄二十而嫁此言能循法度者今既嫁為大夫妻能循其為女

毛詩注疏一之四國風召南

[illegible]

十年之後下箋引昏義論三月之前皆是為女之時法度二注乃具也鄭知經

非正祭者以昏義教成之祭言芼之以蘋藻此亦言蘋藻故知為教成祭也定

誤也又十有五而笄上無女子二字有者亦非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

于彼行潦蘋大藻也濱涯也藻聚藻也行潦流潦也箋云古者婦人先嫁三月

教成之祭牲用魚芼用蘋藻所以成婦順也此祭女所出祖也法度莫大於四

絜清故取名以為戒○濱音賓涯也藻音早水菜也潦音老萍本又作萍薄經

反一本作苹音平涯本亦作厓五佳反先蘇遍反芼莫報反沈音毛澡音早行

下孟反清如于以盛之維筐及筥于以湘之維鋚及釜方曰筐圓曰筥湘無足

字又音淨于以盛之維筐及筥于以湘之維鋚及釜方曰筐圓曰筥湘無足

息良反鋚其綺反三足釜也玉篇宜綺反釜符甫反亨本又作烹同普居呂反湘

也清去急反汁也鋚本或作鋚音形鄭云三足兩于以奠之宗室牖下奠置也

耳有蓋和羹之器羹音庚劉昌宗音儀禮云三足兩于以奠之宗室牖下奠置也

宗之廟也大夫士祭於宗廟奠於牖下箋云牖下戶牖閉之前祭不於室中者

凡昏事於女禮設几筵於戶外此其義也與宗子主此祭維君使有司為之○

音戶後皆倣此與音餘誰其尸之有齊季女尸主齊敬季少也蘋藻薄物也澗

微主也古之將嫁女者必先禮之於宗室牲用魚芼之以蘋藻箋云主設羹者

季女則非禮也女將行父禮之而俟迎者蓋母薦之無祭事也祭之事主婦設羹

教成之祭更使季女者成其婦禮也季女不主魚俎實男子設之其案盛蓋

以黍稷○齊本亦作齋同側皆反少詩昭反下同宜敬反俎側所反盥音資

本或疏欲于以采蘋至季女○正義曰三章勢連彼南澗之涯采之往何處采此

作案疏欲于以采蘋至季女○正義曰三章勢連彼南澗之涯采之往何處采此

毛詩注疏一之四國風召南二中華書局聚

藻菜於彼流潦之中采之南澗言濱行潦言彼互言也既得此菜往何器盛之
維筐及筥何處置之於宗子之室戶外牖下設之當設置之時使誰主之有齊
莊之德少女主設之○傳蘋大至流潦○正義曰釋草云萍其大者蘋舍人
曰苹一名萍郭璞曰今水上浮萍也江東謂之藻音瓢左傳曰蘋蘩蕰藻之菜
蘊聚也故言藻聚藻曰陸機云藻水草也江東謂之藻音瓢左傳曰蘋蘩蕰藻之菜
如箸也長四尺其說文藻大如股葉如蓬蒿謂之聚藻然則藻聚生故謂之
聚藻也○行五道也說文藻大如股葉如蓬蒿謂之聚藻然則藻聚生故謂之
至爲戒○正義曰成婦順於上皆昏義文引之者以此經陳教成之祭以昏義
亦爲教成○正義曰成婦順於上皆昏義文引之者以此經陳教成之祭以昏義
教於公宮既教之三月成於宗室既言其處又說所教之事故言三月更教之以
婦容婦功既教之三月成於宗室既言其處又說所教之事故言三月更教之以
所以成婦順也事次皆爲教成三月一祭故具引之必先嫁成三月更教之以
法度之知此祭尊者之官教之三月一祭故具引之必先嫁成三月更教之以
廟也知此祭尊者之官教之三月一祭故具引之必先嫁成三月更教之以
同高祖祭高祖廟同所出祖者以其言祖廟既毀明未毀廟也與天子諸侯
子之家也然則大宗之家百世皆往宗子尊不過卿大夫立三廟二廟而已雖
同會高無廟可祭則大宗之家百世皆往宗子尊不過卿大夫立三廟二廟而已雖
而告焉是也夫魚爲牲者鄭云魚爲俎成實蘋藻爲菜祭莫大於四教四德既
祭也又解此大以爲妻能循法度獨言教成之蘋藻者以蘋藻爲菜祭莫大於四
就是又祭以成之法度之大者故詩人舉以言焉又澡浴祭不以餘菜獨以蘋藻
者蘋之言賓賓服也欲使婦人柔順服從藻之言焉又澡浴祭不以餘菜獨以蘋藻
故云婦人之行尚柔順自潔清故取名以爲戒左傳曰女贊不遇榛栗棗脩以
告虔言以告虔取早起戰栗脩治法虔敬之義也傳曰釜至曰江淮之間謂釜曰
義注云魚蘋藻皆水物陰類者義得兩通○傳方曰筐文至曰江淮之間謂釜曰
爾雅無文傳藻以當時驗之以類者義得兩通○傳方曰筐文至曰江淮之間謂釜曰

銷定本有足曰銷下更無傳俗本銷下又云無足曰釜○箋亨蔬至之莛○正
義曰少牢禮用羊豕也經云上利執羊豕注云莛菜也羊用苦豕用
微皆有一羊銷於房中下佐食又取一豕銷於房中皆莛菜之始盛之
故特牲注云銷肉味之中矣故鄭云魚為俎實蔬藻為菜以準藻則魚
俎蔬藻亨於魚酒之中矣故鄭云魚為俎實蔬藻為菜以準藻則魚
在銷中為銷羹之芼知非大羹傳曰羹大羹以和貴其質也此有菜
得為大羹矣魯頌曰毛載大羹傳曰羹大羹以和貴其質也此有菜
○特牲禮云設大羹清於北宗注云大羹清炙肉汁則清汁也○傳
宗之廟宗子有廟也亦為大夫士矣言自祭祭於宗室謂祖廟已毀或
同姓故祭宗子有廟也亦為大夫士矣言自祭祭於宗室謂祖廟已毀或
若宗子之祭自祭祭於何須言於宗室乎定本集注皆云大夫士祭於
作室字○箋下至為之○正義曰箋知下戶牖間之前戶為於牖東
西南隅不直繼牖言之所以此云牖下故為戶牖間之前戶為於牖東
牖下又解正祭繼牖室此所以此云牖下故為戶牖間之前戶為於牖東
於戶外取外成之義今教成之祭於戶外設奠此期成之義與是語助也
云納采主入筵於戶西上右引是禮兼言戶外設奠此期成之義與是語
筵於戶西上右引是禮兼言戶外設奠此期成之義與是語助也
家明告神宗子所主引是禮兼言戶外設奠此期成之義與是語助也
者以教成之祭告事而已無牲牢尊明使有司為之○傳少女至蔬藻○正
義曰季者少也祭將嫁故以少言之君尊明使有司為之○傳少女至蔬藻○正
之阿行潦之蔬藻寘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隱三年左傳曰濟澤
汙之阿行潦之蔬藻寘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隱三年左傳曰濟澤
公風有采繁采蘋雅有行葦泂酌昭忠信也○宗室者毛意取此篇之義
歷言之又言古之將嫁女者必先禮之於宗室者毛意取此篇之義

蘋一藻事也言古之將嫁女者必以此篇說之於大宗之室以俟迎者其牲用魚芼之成以
 之祭與禮女爲一見昏禮記將嫁女之禮父醴女而俟迎者更不禮者不見有儀
 成之祭與禮女爲一見昏禮記將嫁女之禮父醴女而俟迎者更不禮者不見有儀
 注云○上於義曰自禮聘禮用上醴酒賓作禮儀之禮定本祭禮作禮儀之禮定本
 黍稷○上於義曰自禮聘禮用上醴酒賓作禮儀之禮定本祭禮作禮儀之禮定本
 陳采蘋藻迎者使其時蓋尸之主設無祭事不得有羹矣今案昏禮女將嫁父
 醴女而俟迎者使其時蓋尸之主設無祭事不得有羹矣今案昏禮女將嫁父
 爲母教成之祭以不昏禮饋婦鄭注云舅獻爵爲一毛氏之誤故非之也
 蓋父母薦之者以昏禮饋婦鄭注云舅獻爵爲一毛氏之誤故非之也
 明昏禮是也薦以無正可知故云蓋禮記鄭注云舅獻爵爲一毛氏之誤故非之也
 重昏禮是也薦以無正可知故云蓋禮記鄭注云舅獻爵爲一毛氏之誤故非之也
 房中禮是也薦以無正可知故云蓋禮記鄭注云舅獻爵爲一毛氏之誤故非之也
 以法度今正祭禮所以婦教成之使季女自設其羹也祭禮主婦設羹謂
 特牲云其妻及兩銅錫非此設祭於南使季女自設其羹也祭禮主婦設羹謂
 爲大夫之妻及兩銅錫非此設祭於南使季女自設其羹也祭禮主婦設羹謂
 故據以言之者以解不言魚俎皆男子主之故也又魚菜不可祭必有其饌
 實男子設之者以解不言魚俎皆男子主之故也又魚菜不可祭必有其饌
 而食也或不用故約之其黍肅蓋以爲此篇所陳皆是夫少牢止用黍稷此
 得過也或不用故約之其黍肅蓋以爲此篇所陳皆是夫少牢止用黍稷此
 蘋藻以爲微主也其毛與所牖下又解毛之傳禮之宗室謂教之以祭於宗室本
 禮藻也自云述毛非傳旨也何則魚與蘋藻爲嫁女者必先禮之於宗室既言
 牲用魚芼之禮教以蘋藻何所施乎明毛以禮室大與教成之廟大夫爲一祭於宗室之
 矣而云以禮教以蘋藻何所施乎明毛以禮室大與教成之廟大夫爲一祭於宗室之

教成之祭則大夫之妻自祭夫氏何故云大宗之廟大夫祭於宗室文同茅之以蘋藻與夫之妻助大夫之祭則無士矣傳何為兼言大夫祭於宗室乎又經典未有大以與為牖下者矣據傳禮之宗室與大夫士祭於宗室文同茅之以蘋藻與經采蘋采藻文協是毛實以此篇所陳為教成之祭矣孫毓以王為長謬矣

采蘋三章章四句

甘棠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於南國召伯姬姓名奭食采於召作上公為二伯

甘棠草木疏云今棠黎召時照反奭音釋案左傳富辰言文之昭十六國無燕孔安國及鄭皆云爾皇甫謐云文王之庶子案左傳富辰言文之昭十六國無燕孔

也未知土安之言何所愆據燕為賢反國疏謂武王之章章三句至南國正義曰名在周禮幽州之域今涿郡薊縣是也

南土決訟於小棠之下其教著明於南國也愛諸風雅正經皆不言美此云美召章皆言國人愛召伯而敬其樹是為美之也

伯者二南文王之風唯不得言美也文王耳召伯臣子故可言美也至變詩美刺之義曰燕世家云召伯奭與周同姓是姬姓名奭有美周公○箋召伯至伯云○

正義曰燕世家云召伯奭與周同姓是姬姓名奭有美周公○箋召伯至伯云○各於其時故善者言召伯美惡者言刺也皇甫謐以為文王庶子未

知何所據也言作上公為二伯也食采文王伯時為伯職云上公九命為伯然則二伯即上公故言作上公為二伯也

五成而分陝周公左召公右是也食采為伯異時連言者以經召與伯并言故連解之言後封於燕者世家云武王滅紂封召公於燕是也

解經唯言召伯之意不舉餘言獨稱召伯者美其為伯之功故言伯云故鄭志張逸以行露箋云當文王與紂之時謂此甘棠之詩亦文王之時事故問之云詩

伯傳及樂記武王即位乃自明誰云文王與紂之時乎是鄭以此篇所陳巡民決伯答曰甘棠之詩召伯自明誰云文王與紂之時乎是鄭以此篇所陳巡民決

訟皆是武王伐紂之後為伯時事鄭知然者以經云召伯即此詩召公為伯時
作也序言召伯文與同明所美亦是為伯時也若文王時與周公共行王化
有美即歸之於王時召公為王官伯聽訟不言美也詩人何得感文王之化而曲
美召公哉武王之時召公為王官伯聽訟不言美也詩人何得感文王之化而曲
故錄之在召南論卷則總歸文王指篇即專美召伯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
也為伯分陝當云西國言南者以篇在召南為正耳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
所芟蔽芾小貌甘棠也翦去伐擊也箋云蔽草舍也召伯聽男女之訟不重
煩勞百姓止舍棠之下而聽斷焉國人被其德說其化思其人敬其樹
○蔽必袂反徐方蒲曷反又方計反沈又音必芾非貴反徐方蓋反翦子踐反韓
詩作箋初簡反芾至所芟○蔽芾然之小國人見召伯止舍棠下決擊男女之訟今雖身去
反說疏尚蔽芾敬其樹言蔽芾至草舍○甘棠勿剪勿伐擊男女之訟今雖身去
音悅疏尚蔽芾敬其樹言蔽芾至草舍○甘棠勿剪勿伐擊男女之訟今雖身去
舍於其下故也○傳蔽芾至草舍○甘棠勿剪勿伐擊男女之訟今雖身去
行其野云蔽芾其櫛箋云櫛至草舍○甘棠勿剪勿伐擊男女之訟今雖身去
甘棠郭璞曰今之杜梨又曰杜赤棠白者棠舍人曰杜赤色名赤棠白者亦名
棠然則其白者為棠其赤者為杜杜赤棠白者棠舍人曰杜赤色名赤棠白者亦名
教芟舍注云舍草止也軍有草止之法然則芟者草也芟草中止舍故云芟舍載
馳傳曰草行曰跋以對涉是草行之故跋為草行且跋字從足舍與此異也○
箋召伯至其樹○正義曰對涉是草行之故跋為草行且跋字從足舍與此異也○
於棠下明有決斷若餘國政不必集於棠下斷之故大車刺周大夫言古者以此舍
出聽男女之訟以此類之亦男女之官有訟可聽男女獄訟之理也且下行露亦召伯聽蔽
男女之訟以此類之亦男女之官有訟可聽男女獄訟之理也且下行露亦召伯聽蔽
芾甘棠勿剪勿敗召伯所憩憩息也○敗必邁反又如字憩蔽芾甘棠勿剪勿

拜召伯所說說舍也箋云始拜之言拔也○說本或作稅又作脫同始銳反舍也拔蒲八反

甘棠三章章三句

行露召伯聽訟也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彊暴之男不能侵陵貞女也

衰亂之俗

微貞信之教興者此殷之末世**疏**正義曰作行露詩者言召伯聽斷男女室家

之訟也由文王之時被化日久衰亂之俗已微貞信之教乃興是故彊暴之男

不能侵陵貞女也男雖侵陵貞女不從是以貞女被訟而召伯聽斷之鄭志張

逸問行露召伯聽訟察民之意化耳何訟乎答曰實訟之意而化之民被化久矣故

能有訟問者見貞信之教興怪不當有訟故云察民之意而化之民被化久矣故

乎答曰此篇實是訟之辭也由時民俗難革故日久貞女不從男行故相與訟如是

民被化日久所以得彊暴者紂難革故也言彊暴者謂男女故相與訟如是

於人經三章下二章陳男女對訟之辭首章言所以有訟由女不從男亦聽

訟之事也○箋衰亂至之時○正義曰殷之末世故有衰亂之俗周之威德故

有貞信之教指其人當文王與紂之時也易曰易之興也厭浥行露豈不夙夜

當殷之末世周之威德邪當文王與紂之時也此其文也

謂行多露

興也

厭浥

謂二月中嫁取時不言有是也

箋云

夙也

厭浥

然濕道

謂道

中

之

露

大

多

故

云

然

周

禮

可之故云然周禮仲春之月令會男女以此多露之時禮不足而彊來不度時之

反徐於十反又於亡博反沈又於小星詩同與音餘又作挹同於反又於魯反莫本又

作暮同沈其常反度待洛反否方九反親迎用昏後

委同沈其常反度待洛反否方九反親迎用昏後

不音者放此昏昕許巾反至禮用昕親迎用昏後

行人豈不欲早夜而行也耳是以興彊暴之男今來求己不行之者以為道中之

露多懼早夜之濡己故不行耳是以興彊暴之男今來求己不行之者以為道中之

毛詩注疏

一之四

國風召南

六

中華書局聚

家乎有是欲與汝為室家之道所以不為者室家之禮不足懼違禮之汙身故
不為耳似行人之言豈不欲失時而禮是不足故貞女不從○傳豈不言有是也○箋義
來謂三月四月之中既失時而禮是不足故貞女不從○傳豈不言有是也○箋義
曰傳解詩人之言豈不欲失時而禮是不足故貞女不從○傳豈不言有是也○箋義
中至昏昝○正義曰知始有露二月始有露矣詩云蒹葭蒼白露為霜是草既
月霜始降八月仍有露也始有露矣詩云蒹葭蒼白露為霜是草既
成露為霜則二月始有露也始有露矣詩云蒹葭蒼白露為霜是草既
也此述女之辭言汝始生霜道中始有露之時以草箋云仲春草始生霜為露是
汝成昏禮與今我謂道中之露亦多故不可行從汝耳言多露者謂三月四月也
汝彊暴之禮不我禮來雖二月來亦多故不可行從汝耳言多露者謂三月四月也
足霜彊來者仲春之月令不足明禮亦不足矣女不從故以彊來也引周禮者地
官媒氏職云仲春之月令不足明禮亦不足矣女不從故以彊來也引周禮者地
與令會男女文不相連此并引之者周禮云令會男女無夫家者而會之謂矜寡皆是
無夫家者而會之謂矜寡皆是
男女之無夫家者此及野有蔓草箋云周禮者引其事不全用其文故并無夫
家者引之是男無家此及野有蔓草箋云周禮者引其事不全用其文故并無夫
云夫家之眾寡是也此引周禮者辨儀禮文男以始有露之時來之意由此始有
露會無夫家者故也此引周禮者辨儀禮文男以始有露之時來之意由此始有
有苦葉箋云納采至請期用昕明其女也親迎以多露之時壻也經言風即昝也
夜即昏也經所以風夜兼言者此疆暴之男親迎以多露之時壻也經言風即昝也
先未行禮今以俱來雖則一時當使之云汝若仲春以昝壻親迎以昏今行多露失
時也禮不足而來疆暴故貞女拒之云汝若仲春以昝壻親迎以昏今行多露失
夕受爾迎何故不度時之可否今始來乎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
既不受其禮亦不受其時之可否今始來乎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
家何以速我獄女不思物變而推其類雀之穿屋似有角者速召獄壻也箋云女

而獄似有室家之道於我也物有似而不同雀之穿屋不以角乃以咮今疆暴
之男召我而獄不以室家之道於我也物有似而不同雀之穿屋不以角乃以咮今疆暴
審也○穿本亦作寶音川女音汝下義一皆同獄音玉塢音角又戶角反盧植云相
質穀爭訟者也崔云寶音川女音汝下義一皆同獄音玉塢音角又戶角反盧植云相
反鳥雖速我獄室家不足昏禮純不帛不過五兩箋云幣之○紂帛側基反依謂媒
口也

糸旁才後人遂酌以才為屯酌因作純字兩音諒媒疏暴誰謂至不陵貞○正義曰此疆
音梅謀也灼時酌反又音屯酌因作純字兩音諒媒疏暴誰謂至不陵貞○正義曰此疆

為男所訟故貞女與對屋此陳其辭也言雀人誰謂雀無角乎以雀若無角何以
得穿我屋乎故貞女與對屋此陳其辭也言雀人誰謂雀無角乎以雀若無角何以

乎故謂之汝若於我無室家何有以相召我而獄也見雀召我而獄也見雀召我而獄也
我故謂之汝若於我無室家何有以相召我而獄也見雀召我而獄也見雀召我而獄也

獄不以室家之道於我乃以疆暴之陵穿屋之召我而獄也見雀召我而獄也見雀召我而獄也
師今日當審察之道於我乃以疆暴之陵穿屋之召我而獄也見雀召我而獄也見雀召我而獄也

穿而推己終不從之○傳所以思至獄塢○正義曰雀之穿屋物有變疆暴之人見屋之
牆之穿而推其類雀有角所以思至獄塢○正義曰雀之穿屋物有變疆暴之人見屋之

不think物變之推其類雀有角所以思至獄塢○正義曰雀之穿屋物有變疆暴之人見屋之
然則獄者核實道理之名畢陶造獄謂此者塢也囚證未定獄事未決繫之於園

土因謂園土核實道理之名畢陶造獄謂此者塢也囚證未定獄事未決繫之於園
對文則獄訟異也故彼注云訟謂以章財貨相告者獄云兩造禁民訟兩劑禁民獄

也散則通也此詩亦無財罪云訟謂以章財貨相告者獄云兩造禁民訟兩劑禁民獄
與至當審○正義曰物謂雀穿屋事謂速我獄也二耳者獄序謂相告以罪名是之對例

獄似有室家○正義曰物謂雀穿屋事謂速我獄也二耳者獄序謂相告以罪名是之對例
者以其聽訟故以寇鄭官言之士師有察獄之事因言士審察獄訟之事者其職曰察

毛詩注疏一之四國風召南
士審察獄訟之事者其職曰察

師也大車士師也且士古者大夫出聽成男之訟則王召伯之官皆得出外聽訟不必至
五兩正義曰此媒氏文也引之者解經言不足之意謂以禮言純帛不過五兩多
不過之則少有所降耳明雖少而不解經言不足之意謂以禮言純帛不過五兩多
箋申傳意乘其文而為之說云幣注可備也室家不足者謂媒約之言不和六禮之
來彊委之是非謂幣不足也說云幣注可備也室家不足者謂媒約之言不和六禮之
婦人陰也凡於娶禮必用其類五兩十端也必言兩者欲得其配合之名十者
象五納幣一尺束五兩五尋則每卷二丈合為四十尺今禮尚儉匹兩合其卷
記曰五納幣八尺束五兩五尋則每卷二丈合為四十尺今禮尚儉匹兩合其卷
是謂五納幣八尺束五兩五尋則每卷二丈合為四十尺今禮尚儉匹兩合其卷
云與禮則純帛亦束五兩五尋則每卷二丈合為四十尺今禮尚儉匹兩合其卷
士昏禮用玄纁束帛注云取媒氏以者象陰陽字定本然則庶人禮也故
已大諸侯加圭無文準士昏禮用玄纁束帛注云取媒氏以者象陰陽字定本然則庶人禮也故
天子諸侯加圭無文準士昏禮用玄纁束帛注云取媒氏以者象陰陽字定本然則庶人禮也故
女而獄幣若圭璋之文也○箋幣可至委之圭正義曰知男女為幣不侯以男女
言女受己之禮而不得訟也知幣可拒之明而云不足明男女子賢與不肖各有其耦
女所不從男之禮而不得訟也知幣可拒之明而云不足明男女子賢與不肖各有其耦
野有死麋箋云不彊來故云媒約之言不和六禮之相訟明其使媒但其室家不足也
耳野有死麋者以亂世民貧思肉為禮明無媒可酌二姓劫脅以成昏與此不
同也言有媒妁者說文云媒謀也謀合二姓明無媒可酌二姓劫脅以成昏與此不
者謂以鴈幣女雖不受彊委焉是也此故左傳昭元年云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
聘之矣公孫黑又使彊委焉是也此故左傳昭元年云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
納采至親迎女既不受彊委焉是也此故左傳昭元年云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
之禮納徵之幣可彊委焉是也此故左傳昭元年云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
以方為昏必行六禮故以六禮言之其期不從親迎言六禮也過鴈以納者
幣以納徵耳女為父母所嫁媒約和否不由時於己而經皆陳女與男訟之辭者

以文王之教女皆貞信非禮不動故能拒彊
暴之男與之爭訟詩人假其事而為之辭耳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
無家何以速我訟○墉牆也視牆之穿推其類可謂鼠有牙疏傳墉牆○正義曰
李巡曰謂垣牆也郊特牲曰君南嚮於北墉下注云社內北牆是雖速我訟亦
也亦為城王制注云小城曰墉皇矣云以伐崇墉義得兩通也
不女從隨此彊暴之棄禮而

行露三章一章三句二章章六句

羔羊鵲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也

鵲巢

之君積行累功以致此羔羊之化在位孟卿大疏義曰作羔羊詩者言鵲巢之功
夫競相切化皆如此羔羊之人○行下孟反疏義曰作羔羊詩者言鵲巢之功
所致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故在位之卿大夫皆居身節儉為行正直德如
羔羊然大夫有德由君之功是鵲巢之功所致也定本致上無所字言南者總
謂六州也以篇在召南故連言召耳云德如羔羊亦如經中羔羊也如麟趾之
虞序云仁如騶虞皆如其經則此德如羔羊亦如經中羔羊也如麟趾之
裘用羔羊之皮此云明德如羔羊者詩人因事託意見在位者裘得其制德稱其
服故說羔羊之裘以明在位之德敘達其意故云如羔羊焉不然而則衣服多矣
何以獨言羔羊之裘宗伯注云羔取其羣而不鳴殺而不失其類士相見注云
不黨公羊傳何休云羔取其羣而不鳴殺而不失其類士相見注云死義生禮故
此羔羊之德也然則今大夫亦能羣不失類行不阿黨死義生禮故皆節儉正
直是德如羔羊也毛以儉素由於心服不制形於外章首二句言生禮故皆節
儉也無私存於情得失表於行下二句言行可蹤迹是亦節儉正直以退食為節
儉自公為正直羔羊言德能稱之委蛇者自得之貌皆是亦節儉正直之事也經